

## 【饮饌琐忆】

在我的老家山东莱阳,每年农历正月十五都有做灯碗的习俗。所谓灯碗,就是用豆面做成不同形状的面塑,上面插上灯芯,浇上花生油,点燃了放在家里不同地方,有着不同的寓意。因为极具艺术特色和生活情趣,灯碗现已被列为烟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莱阳豆面灯碗以我们日常生活常见的豆面为主要原料,制作成形态各异的灯碗,并通过做灯、送灯的形式,托物寄情,寓意丰收喜庆,祈福美好生活。灯碗的形式多种多样,有的做十二月灯,盏内放食用油点燃,视灯盏灭后盏内余油多少来占卜来年十二个月的早、涝情况。这在一二百年前,其做法是可以理解的,如清康熙年间《莱阳县志》记载:“又做面盏十二照月序蒸之,以卜水旱”,也就是说在康熙年间,莱阳就有面制灯碗了。

灯碗习俗正是从元宵节花灯、烟火的习俗演变而来,只是在莱阳,正月十五的主角不是扎制的花灯,而是用豆面捏制的灯碗,屋内庭院各处都会放上点燃的灯碗,到处都在一片吉祥喜庆的光亮之中。如今,花灯烟火已跳出了山沟,进入官方组织的专题活动现场,而豆面灯碗作为农民心灵的寄托,依然以它特有的纯朴自然,悄悄地在每家每户生存

## 【民间忆旧】

我的老家有个传统习俗:正月十五晚上举办叫做“抡花”的节日喜庆活动。

抡花过程简单说来,就是先把生铁(铸铁)片砸成如同二分钱钢镚儿大小的小块儿,和木炭一起,层层间隔地码在两个专门制作的铁笼子里,笼子底部垫有茅草,头一层是木炭。事前选好地址,在平地上挖好大小相应的浅坑;届时要竖起一根木杆,高约一丈多,粗如茶杯口,顶部固定着一个构造简单的架子。准备完毕,各就各位,将两个铁笼子挂到架子上,铁笼底部至地面有适当距离,并把草点燃。

开始的时候,两名“摇杆子”的同时双手紧握木杆,配合默契,从微微、慢慢转圈儿,逐渐使劲,而后成为“反复运动”;由于地上有坑,木杆不会“脱槽”;而两个铁笼里的木炭受离心力作用,越烧越旺,达到一定温度,生铁便会在基本熔化的状态下“脱笼而出”,溅起绚丽多彩的铁花。只是有个问号留在脑子里:笼子里的铁快化了,可是编笼子的粗铁丝却好好的,同样是铁,怎么不一

## 【老照片】

## 一张记录家史的旧照

□张所昆

前不久我去东北探亲,在堂兄家里,发现了这张有些泛黄的解放初期旧照。照片中前坐的是我的曾祖父,白须飘飘,服饰还是老一套的长袍马褂瓜皮帽;后排是四位男女后生,右起依次为我的父亲、六叔、三姑和一位女乡亲,他们身穿中山装,上衣口袋还插着钢笔,一派新社会的风格。

看到这张老照片,一股亲情的暖流涌入心田,我意识到这是一张珍贵的照片,它再现了六十多年前父辈们闯荡青岛的生活片段,还有我从未谋面的曾祖父。

岁月无情,照片中的人,如今只有三姑和六叔还在世。我的父辈是按照叔伯兄弟(姐妹)排行的,他们同属一个祖父(即我的曾祖父)。三姑今年95岁高龄,算是一位“老青岛”了。六叔也已经83岁了,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,大学毕业的他响应上级号召,支援大西北建设,从青岛迁居西安。

这张照片的拍摄背景,我并未弄清楚,于是就打电话请教六叔。据六叔回忆,这张照片大概是1951年拍摄的,地点在青岛市台东三路一家照相馆。那一年,父亲32岁,在一个私营公司当会计,不到20岁的六叔则在一家工厂当学徒。说起来,解放前我父亲从老家乡下外出谋生,用六叔的话来说,父亲脑瓜灵活,善于交际,人又勤奋,练得一手好毛笔字,还会双手打算盘。凭着这些本事,父亲搞经营很有一套,与人合伙做生意,从我们县城一直做到青岛市里,并安身落户。或许父亲认为,我的曾祖父一辈子生活在农村,没有出过远门,就把他老人家从老家接到了青岛享受生活。有一天,六叔和那位女乡亲都来看望老人,父亲很高兴,就相约一起去附近的照相馆,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。

## 莱阳灯碗

□徐爱清

着。

莱阳豆面灯碗是以黄豆磨成的面为主要原料,做灯前先用食用油和豆面揉成面团,加油后的豆面很有筋力,所以灯碗能够做得十分精细,而点燃后能透出金黄色的光晕,也叫“金灯”。普通简单的灯碗不改变面的本色,但用于供奉祖宗家谱的喜庆用灯,则多用彩色面制成。彩色面是将蔬菜汁或颜色直接调和到豆面里,反复揉和,所用色以红、绿、黄为主,其它色彩则为点缀,整体上是一派大富大贵的调子,好像古埃及人在制作好了的雕像上加彩绘一样。

制作豆面灯碗,先要把面团捏制成灯的雏形,然后利用梳子、剪刀、火柴棒、竹片、绿豆、硬币等作为工具,进行局部精细加工,像猪的头、龙的鳞、刺猬的眼睛等等,整个控制过程随意性很强,基本上是边创作边制作,一气呵成,作品形态各异,惟妙惟肖,最后用火柴棒缠上棉花做灯芯,插在灯碗上,一盏可爱的豆面灯碗就做好了。

豆面灯碗的花样繁多,常见的有十二属相灯、十二月灯、看场佬灯、福禄寿灯、灶王爷灯、家禽走兽灯等二十余种,各包含着不同的寓意。譬如捏一盏狗灯放在大门口,能够看家护院,确保

## 正月十五忆“抡花”

□杜浙泉

样呢?数年后在济南读铁路中专,学了金属工艺学才知道,原来,铸铁的熔点(熔化时所需的温度)是1100多摄氏度,而纯铁则要1500多摄氏度,此二者绝不会“同归于尽”。

身临其境,深感此景之美,可惜好几年我仅赶上过一次。究其原因,乃是“原材料”极度匮乏。木炭倒好说,只要用硬木树枝烧制即成;关键是生铁,当时唯一的来源就是铁锅,然此乃农户赖以生存的家当,所谓“砸锅卖铁”者也。甭管哪家,铁锅若有裂损,只要能修,宁肯花点儿钱打上铜子(彼时有铜锅、铜盆、铜碗的手艺人),也轻易不舍得废弃。如此这般,哪有“废生铁”可言?

我遇见过喜欢举办抡花活动的好事者,正月还没过,就到每家每户搜寻生铁;且据其所言,连周边小村落也不放过,好为下次做准备。但结果往往是,快到年根儿,也所得无几,所以说很难年年都能办成这抡花的盛事。

还有个原因,有一年出了个“舞台事故”,令“举办方”颇为后怕。实情是:因“摇杆人”太累需要进行“三班倒”,

平安;将马灯放进马厩则意喻来年马壮无恙,点燃猪头灯则寓意猪肥满圈;圣虫(蛇)灯放在窗台上,能够百毒不侵……一些抽象的内容,如福禄寿禧,则用相应的动物和植物来代替,取其谐音或取其形体象征,蝙蝠灯取谐音喻福,喜鹊灯取谐音喻喜,鸡灯则意喻吉祥,求生育用莲子灯,取多子之意等。

灯碗点过了以后就成“吃货”了。把灯碗放进锅里蒸熟,不用品尝,光那出锅的气味就让你垂涎三尺。你不能像吃馒头那样大快朵颐,而是要切成条条,在室外晾起来,干燥后打包收藏,什么时候饿了才用之做菜犒劳一下。一般是在锅里和萝卜、粉条一起煮,那口感特棒。我的感觉是:除了吃肉,就属这灯碗菜了。而每年的正月十六中午,就是这道大菜,我记得小时候端上这道菜时,一家人胃口大开,个个吃得肚子圆鼓。

后来进城了,母亲知道孩子们喜欢这一口,做出来自己不舍得吃,晾干后全让我们带走。现在生活好了,吃的东西多了,这灯碗竟然自消自灭了。真可惜,这道菜而今只成为记忆了。

又到元宵节,我不馋水饺,更不爱元宵,只想当年的灯碗菜!

## 【行走齐鲁】

## 胡峰阳与崂山狐仙文化

□曹恒瀛

“千难万难,不离崂山”,这是青岛“土著”最耳熟能详、津津乐道的一句话。说这句话的胡公峰阳先生,在今城阳东流亭社区的胡氏居民口中,被尊称为“胡三大爷”,盖在家谱上,胡公为人师表,劝人向善,对穷苦百姓有求必应,不求回报。同时,他又是当地乡亲尊崇的一尊“神”,被当作狐仙崇拜。2014年胡峰阳传说作为民间文化类项目被正式列入国家级“非遗”名录。

胡峰阳,名良桐,后更名翔瀛,号云屿处士,据清乾隆五年(1740年)《莱州府志》载:“胡翔瀛,操履端洁,邃于理学,邑人所称峰阳先生。”因其饱读诗书,精通周易,虽终生未仕,却被尊为“布衣先哲”。胡峰阳是流亭胡氏的第十代,被后人尊称为十世祖。胡父胡际泰虽致力农桑,但一直家风秉承、注重子女教育,尤对胡峰阳寄予厚望。这从他给胡峰阳取的名字上便可见一斑:邹县崂山之南有洞,孔子曾在聚徒讲学,胡际泰希望自己的儿子见贤思齐,以后亦成为通晓诗书之人,于是便给爱子取字“峰阳”;而崂山周边盛产桐木,古传桐木乃凤凰栖居之吉木,故取名“良桐”,期望儿子步圣人后尘,做崇尚礼仪、品行高洁之人。

胡峰阳少时就读于洼里村私塾,继而深造于崂山古刹慧炬院。清顺治十二年,16岁的胡峰阳赴莱州府应童子试,而此行也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。这童子试一考就是三日,为了防止应试学子携带书籍、小抄,所谓“夹带”入场,监考官都会要求考生脱掉衣服进行全身搜查。胡峰阳见状大怒,认为这是对读书人的侮辱,当下愤然斥道:“执事为国家求贤,奈何窃盗相视!”然后拂袖离场,弃考而去,发誓从此不复科考。如今看来,按照胡峰阳的才学造诣,如果出仕必能做个好官,但他生就做骨,不满封建礼教的束缚,毅然放弃考取功名的机会。

此番“罢考”后,返归乡里的胡峰阳更专心精研儒学经典,著书立说。成人后设馆授徒,虽家境清贫,“蓬室瓮牖”,却坚守“非其义也,非其道也,一介不取,一介不与”的持身之道。他曾赋诗明志,曰:“我能耕,田何有?我能读,书在手,有书可读堪白首,笑语山妻解此否?君勿负,柳溪柳。”

《崂山志》载:胡峰阳生有异禀,精研《周易》,于濂洛之学别有微契。家贫甚,一介不苟取,蓬室瓮牖,悠然自得。虽雅工制艺,但视进取之途泊如也,唯与老(崂)山百福庵蒋清山道长相交甚密。蒋清山乃饱学之士,潜心修道之余尤喜研读收藏经典书籍,百福庵一时成为崂山著名藏书院之一。蒋道长住持百福庵时,胡峰阳先生每年都应邀到庵中小住。

明、清初志怪小说,狐精、狐仙故事蔚为壮观,《三遂平妖传》、《封神演义》多言狐事,至清初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,包罗万象,缠绵悱恻,狐仙故事达到巅峰。蒲松龄在康熙十一年(1672年)春游览过崂山,并暂住太清宫,其间创作了名篇《崂山道士》、《香玉》。蒲松龄对狐仙情有独钟,为什么没写过崂山的狐仙呢,这似乎是一个谜。

当时崂山盛拜狐仙,有一个传奇人物就是胡峰阳,人称胡三大爷,也称狐三大爷。据说蒋道长与蒲松龄相识,蒲松龄是否略晓胡峰阳的传奇轶事,也未可知。但知一理学名儒,游崂山而常住狐仙山洞,一住就是数日。更有传说,胡峰阳常住的寂光洞旁,在胡先生逝后,有一个狐狸的坟墓。每年的正月初八,说是狐仙生日,山民多拜之,以求祥瑞。奇巧的是,这一天,正是胡公的生日。

胡峰阳卒于清康熙五十七年(1718年),《即墨县志》记载其“年七十余预示死期,无疾而逝”。胡氏族人在流亭村建胡峰阳祠堂,堂内挂对联一副,正是其生前挚友蒋清山道长所撰。上联为:“歉而不歉,乱而不乱,唯居之崂山最稳”;下联为:“儒也为儒,仙也为仙,精神与墨水同长”。

